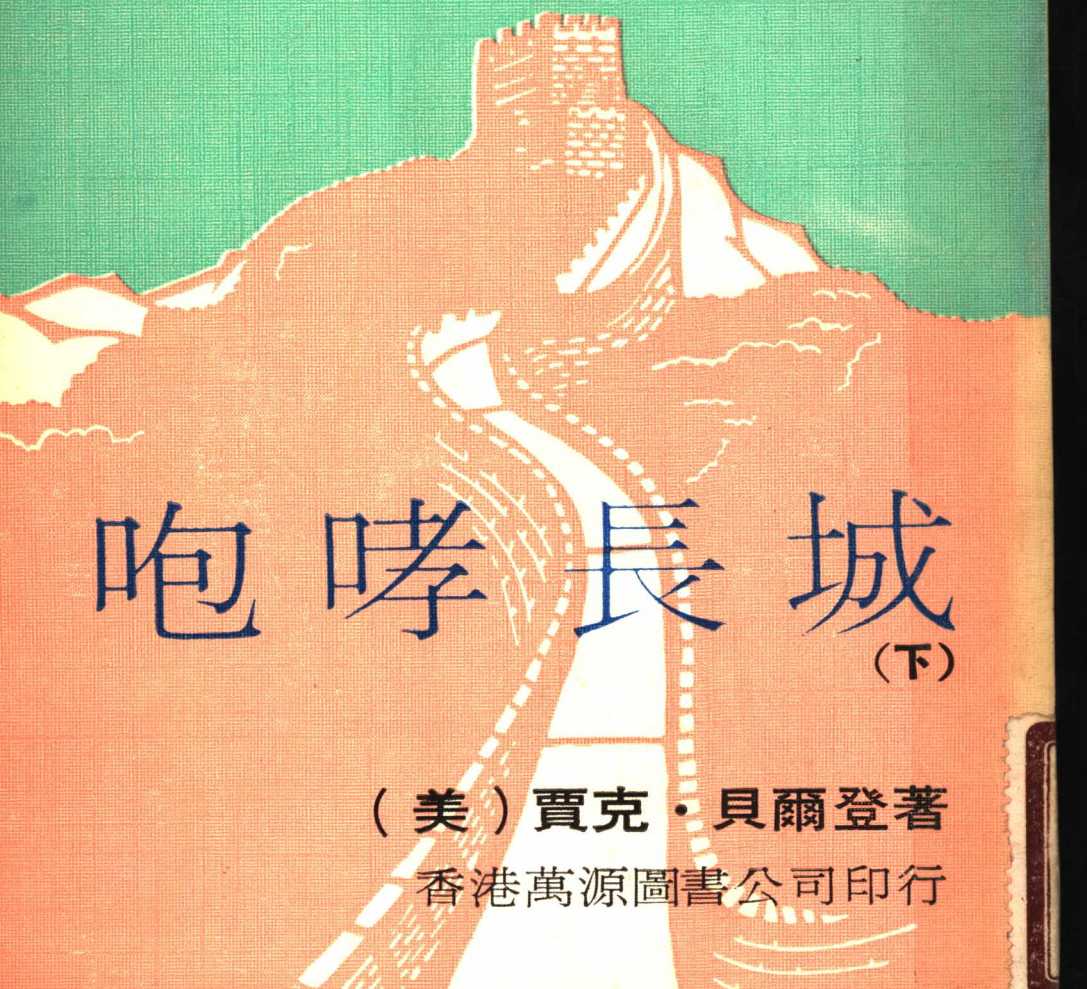


CHINA SHAKES THE WORLD

by Jack Belden



咆哮長城

(下)

(美) 賈克·貝爾登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印行

作者簡介：

賈克·貝爾登(Jack Belden) 是美國著名記者，曾任美國合衆社、國際新聞社、倫敦每日郵報、倫敦每日先驅報及美國時代雜誌、生活雜誌記者。他在中國停留甚久、會說中國話，作為美國一個無黨無派的記者，他的觀察和描寫是頗為不偏不倚的。

本書原名《中國震撼着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 五十年代在英美兩國分別出版，哄動了整個西方，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中銷了六版。

咆哮長城(下)

賈克·貝爾登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北角英皇道416號638室
電話：5·633665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船街三十八號

永美製本公司裝訂

香港七姊妹道十六號

書號 A13 開本 大 1/32 頁數 350

一九七八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港幣十二元正

目錄

第九章 人民的戰爭

三六、活埋他們.....	二七五
三七、親兄弟也要拚個你死我活.....	二八五
三八、反「反清算」.....	二九〇
三九、武工隊.....	二九七
四〇、田鼠.....	三〇四
四一、出擊.....	三一九

第十章 婦女翻身了

四二、金花的故事.....	三五三
四三、婦女與革命.....	四〇〇

第十一章 內戰

四四、解放軍的戰畧.....	四一三
四五、高樹勛爲甚麼起義.....	四二〇

四六、八路軍……………四二七

四七、蔣介石的軍隊……………四三三

四八、革命與八路軍……………四四一

四九、蔣介石進攻……………四五〇

五〇、解放軍反攻……………四五八

第十二章 獨裁者與人民

五一、美國共和黨與蔣介石……………四七〇

五二、在東北的劫收……………四七九

五三、在台灣的血殺……………四九四

五四、知識份子起來了……………五一—

第十三章 一個朝代的崩潰

五五、軍事的崩潰……………五三一

五六、蔣介石……………五四三

五七、舊中國最後的統治者……………五六—

五八、一個時代的結束……………五七六

第九章 人民的戰爭

二六·活埋他們

在西方，對於人民的戰爭是不大懂的。這事相當奇怪，因為在美國與歐洲，這種現象並非完全沒有出現過。在康考德與萊辛敦（指美國獨立戰爭時——譯者）的日子中，美國曾見過這種形式的戰鬥。歐洲之見到這種戰爭，是在十九世紀時，西班牙與俄羅斯的人民組成了游擊隊與別動隊，對拿破崙的正規軍作戰。在更近的時代中，我們看到在俄國的革命、西班牙內戰、南斯拉夫民族戰爭，以及希臘的內戰中都有游擊戰發生。這種性質的戰爭的擴展，表示在將來任何的國際衝突中，游擊戰可能會發生決定性的作用。

對於這種未來的局勢，並不能以閒情逸緻的心情來看。人民的戰爭並不是羅曼諦克的。人民的戰爭無疑是再加強早已十分猛烈的戰爭的性質。當國家被外敵侵入時，這種戰鬥進行時並不遵守通常的戰爭規律。而與內戰結合起來時，人民的戰爭一定帶了一種階級戰爭的性質。因此，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戰爭是更激烈、更堅決、更加與個人切身有關。

大約一個世紀前，克勞塞維茲（他自己承認對這問題所知甚少）說，單是進行人民的戰

爭而要成爲有效，必須有下列這些條件。

一、戰爭在本國內部進行。

二、戰爭並不由一件單一的事件來決定。

三、戰爭範圍包括了國土的一個極大部分。

四、民族性適宜於這種辦法。

五、國土地形複雜，或者由於多山，或者由於叢林沼澤，或者由於耕作的特殊方式而不易進入。

這一切條件，中國都是無可比擬地具備了。戰爭是在國土的腹地進行。戰爭如雲如霧到處瀰漫，在任何地方都不凝成爲一個堅固的整體，所以不能一擊而有所決定。發生戰事的地區幾乎有從柏林到莫斯科那麼遠。農民非常適宜於這種戰爭，而國土的地形又是絕對的複雜。然而據我觀察，中國人民的戰爭所以發生而且收穫了效果，不僅僅是由於這些原因，此外還有一個異常重要的原因，這可用四個字來包括：社會環境。因此，在克勞塞維茲的五個條件上，我要加上第六個：

戰爭對於人民有切身關係。

我在這裏用「切身關係」的字眼，因爲我看到了中國人民的戰爭後，發覺這種戰爭與正規軍所打的戰爭之間主要的差別，是戰鬥員的眼前總是有的一種直接而密切的利益。對於正規的軍人，那就完全不同了。雖然他或許會發覺，他自己的福利和他這單位、軍隊、他國家的

福利是一致的，但他眼前並無可以拿得到的利益而能說：「這是我從戰爭中得到的東西。」人民的戰爭却總是在他家鄉附近進行的，離開他生命中最親切最寶貴的人兒與東西很近很近。如果這些人與東西不受到威脅，我不相信他們會發動人民的戰爭：他們或許會參加戰爭，或許會被徵入伍，但他們不會組織一個他們自己的戰爭。

我發覺在安陽縣這一點尤其真實，這是一個非帶顯著的例子，表明一個人民的戰爭如何發生，爲甚麼發生。大約在三千年前，安陽縣是商朝的首都，它在中國的各次內戰中始終佔據着重要地位。寬濶的漳河曾不止一次地阻止了南來的軍隊，兵士們駐紮在縣裏，人民則在這邊或在那邊等待一個決定。

辛亥革命後，縣中經過一次戰爭又一次戰爭，武器散入民間，有武力的土匪就起來欺壓人民。土匪成爲地主，就做起土皇帝來，養了大批武裝打手，專橫地統治着許多鄉村。有時候這些「土匪地主」互相械鬥。爲要招募人手，他們稱他們的組織爲「防匪團」等名稱。各種名稱雖有不同，目標却是相同的——徵稅、勒索、控制當地的政治。

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這種當地的領袖中有許多投向日軍，他們從日軍那裏得到了武器來擴大隊伍。同時，他們侵奪貧民而擴大領地，貧農先把土匪抵押出去，然後在災荒時全部喪失，當地災荒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抗戰快結束時，日軍撤出了安陽縣中多山的地區，許多地主跟着日本兵走了，叫手下人或小地主代他們處理事務。

八路軍的游擊隊開進了日軍撤出的地區，實行減租減息，結果許多人拿回了他們被霸佔

去的土地。同時，人民組織了地方政府，放哨站崗的民兵，爭取婦女平等地位的婦女協會，以及其他許多機構。和平到來時，八路軍正在開始教村民們怎樣投票競選。

有一件很奇怪而重要的事，當內戰開始，八路軍撤退，把差不多全縣的地方都讓給國民黨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民與八路軍一起走，都留下來歡迎國民黨。不但極大多數農民留在家里，而且許多地方幹部、民兵與婦女協會的民兵也留下來了。據安陽的人民告訴我，國民黨軍隊來時他們所以不逃，因為他們相信八路軍所實施的改革，是任何中國政府從日軍手中接收過來時都會施行的。他們不願意捲入以後再發生的任何戰爭，所以都留下來了。

但國民黨進入農村時，以前在日治時代做過傀儡與強盜的土匪和地主們常常就和他們一起回來。這些人當即做了區長鄉長，他們的手下人則做村長。他們對自己村裏的人民馬上進行「反清算」。他們或者直接的幹，或者當軍隊或國民黨特務在對付某些男女時來參預其事。就是這種反清算造成了一種人民的戰爭，這戰爭不折不扣地猛烈地在全國進行着。

地主們又殘忍又狡猾。把村子從八路軍手中接過來後，他們或國民黨的軍官就召開大會，宣佈以往一概不究。

「共產黨在這裏實行的土地政策良好，」國民黨會這樣說。「我們不要改變甚麼。除了村長、民兵隊長，及本村的共產黨領袖外，另外的人都可以原諒。大家不必怕。然而你們之中有些人被共產黨的宣傳引入歧途。你們只要到村公所來簽一張悔過書，包你們沒事。」農民們來了。他們覺得這再好也沒有了，都到村公所去，承認他們參加過婦女協會或民

兵隊。

這些容易受騙的農民們認為這種行動沒有甚麼錯，結果都上了當。妻子們勸丈夫從山中躲藏的地方裏回來。然後，當看到一切積極的農民都已回到村裏後，國民黨把所有悔過的人都抓起來，當衆槍斃。

比國民黨更殘忍的是地主。他們常活埋參加減租鬥爭的人。如果找不到他們，就活埋他們的家屬。有時他們把與共產黨沒有絲毫關係的婦女兒童，活生生地推在溝裏、坑裏、井裏，在上面堆滿泥土。

據安陽縣政府統計，到我到達時為止，落入國民黨手中的四百二十三個村子中，有四百多個男人、女人與兒童被殺或活埋。

我無法去調查這數字是否可靠，但從各方面看來，我都有充分理由相信這數字並未誇張。在一個村子中，當我在那裏的時候，從一個坑裏掘出了二十四具被活埋者的屍體，其中有女人，也有兒童，這些屍體有一部分露出外面，被狗吃了。一村一村的走過去，我遇到許多多親屬被活埋了的人。

我所看到的最慘的例子，是在清德口，那是一個人口一百三十的小村，位於無人地帶的邊緣。這裏的二十八家人家中，二十四家中都有人被一個名叫李清章的土匪兼地主活埋或槍殺。

日軍退出山地時，李清章及其他地主跟他們走了。人民於是會集起來分了牠的土地。當

國民黨回到山區時，李清章帶了十五名武裝的人回來了。村中所有的男人都在他到達之前逃光了。

李清章看見留下來的婦孺都很害怕，就安慰他們。「不要怕，」他說，「咱們都是一家人。」然而那天夜裏，村人都入睡後，他與他的手下人到所有的人家去把人拉出來，只有四家倖免於難。他把十個人拋在一口乾井裏活埋。他強迫另外十四個人拋在一條溝裏，蓋以泥土。被活埋的人中有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一個十歲的男孩，一個八十歲的老婆婆。

雖然這是我親身所遇到的事中最慘的一件，然而決不是獨一無二的事件。在一個包括十八個村子的區裏，當地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有四十六個民兵和地方幹部被國民黨第四十軍殺害了，其中七個人被槍斃，三十五人被活埋，四個人被迫上吊。

我所到之處，總聽到農民們自己告訴我許多這種故事——用一聲單調哀疊的聲音說着，雙眼低垂，咬緊嘴唇，語調中充滿了深深的絕望。我所聽到的最慘慘的事情之一，是關於一個二十二歲的少婦的，她嫁給古城鎮附近同達口村的一個農民。在八路軍來到之前，她與她丈夫耕種兩畝地，勉強過活。這對少年夫妻在土改中又得了四畝地。後來，這少婦成爲她村中婦女協會的主任，她丈夫加入了民兵隊，保衛村子，抵抗日軍。當日軍投降，八路軍游擊隊開走後，這夫妻兩人仍舊留在村裏，根本沒有夢想到他們做了甚麼錯事。

國民黨軍隊進村時，當地的地主也和他們一起來了，地主親自把少婦從家裏拉出來。她丈夫馬上被帶去槍斃了，她並沒有知道。

地主將她交給國民黨軍隊，說：「她是八路軍。」「啊，你是共產黨，」一個軍官說。「你一定會唱歌。」他就帶她到國民黨軍隊中去，叫她唱歌。三天之中，她從這一隊走到那一隊，唱她還記得起的兒時的歌。有些兵士侮辱她，但有些兵士看到她哭泣，內心感到慚愧而走開了。傍晚，她被關起來。晚上則國民黨軍官強姦她。第四天她被關進了監牢。他們不給她東西吃，她叔叔給她送飯。有一天，送去的飯留在她牢房外面。他知道她被害了。他到處找尋，在附近一座河底下尋到了她傷殘的屍體，旁邊另外還有三具屍體。這個少婦所犯的罪是爲了她相信婦女平等。在游擊區，那就是共產主義。

這只是我所聽到的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只是一個極小的部分——在各村組織起來自衛之前的這段恐怖時期中，告訴我這些故事的農民們的母親、父親、兒子、妻子被殺害了。後來，我與在國民黨後方的人民談話，他們告訴我的經歷更加可憐。他們不願談起他們親愛的人的遭遇，我花了極大力氣才從他們身上發掘出故事來。然而有一件事很清楚的——他們的遭遇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階級仇恨的印記，那是他們終生都不會抹去的。

這是否說，當共產黨鼓勵他們後，他們自己不會參加戰鬥？我以爲並非如此。以後我會敘述我如何親眼看見這些農民向一個迫害他們的地主復仇。但首先我們要看農民用甚麼方法在游擊區中燃起了火燄。

蔣介石軍隊的軍官們並非完全不知道游擊戰的危險。然而他們以爲可以建立自己的民兵隊，由許多地主來領導，就可避免游擊戰的發生。其實這只有使農村中的情形更糟，更加迫

使農民起來反抗。

在「剿匪」的口號下，地主們（他們自己本來就是土匪）組織了一個「還鄉團」，向各村徵收槍捐。他們要每個人交三萬元或四萬元邊幣，或者是折成糧食或棉花。國民黨軍隊裝在這裏是一種防匪的自衛措施，但人民們不相信，因為這種捐款實際上是一種貪污的辦法。

在一個一百十五家人家的村子裏，我發覺他們徵收捐款，說要買八十三枝步槍。但其實還鄉團只買了三枝步槍，其餘的錢都落入了地主、保長、及一個國民黨軍官的腰包中。安陽縣政府統計，在四百二十三個被國民黨軍隊佔領的鄉村中，被徵收了相等於五千枝步槍的錢。這本來足夠組織一個相當規模的保安團了，然而還鄉團把大部分自衛經費裝入了腰包，結果自己使自己的目標無法達成。

另一方面，國民黨軍官們覺得在太行山中駐戍的任務極為枯燥，同時因為戰爭對他們自身無關痛癢，覺得這場戰爭沒有多大意義，就常把子彈賣給游擊隊。這種買賣通常通過農民來進行，他們用七萬元買一箱子彈，以十萬元一箱的價格賣給游擊隊，自己賺三萬元。

這種貿易常使我頗感興趣，我問一個買賣過軍火的農民，他怎麼開始這種生意的。據他說，駐在他地方上的一個國民黨上校要他找鴉片。農民說他不知道甚麼地方有鴉片。

「你這木頭！」那軍官說，「我知道八路軍在這裏的時候你們許多人把鴉片藏起來。去給我找些來。」

幾天之後，農民回來說，他找到了一些鴉片，但不好意思地說，價錢很貴。

「沒有關係，」上校說，「把這子彈拿去，賣了它，把『黑貨』搞來。」

「但沒有人要子彈呀，」農民說。

「帶去給八路軍，他們會買的。」

「我敢到那邊去？」農民問。

「不錯，不錯，甚麼都行，只要把黑貨搞來。」

吞沒槍捐和出賣軍火當然對八路軍是有利的，同時，蔣軍軍官的貪得無厭也弄得游擊區中的老百姓一貧如洗。軍隊與地主們徵收捐稅比我以前所說的苛索還要厲害得多。由於徵糧，土地被拋荒了，許多人家全家跳井自殺。

除了殺人、活埋、和可怕的捐稅外，安陽人民還得忍受誅求勒索、敲詐和綁票。在這些行動中，蔣介石的軍官們，尤其是蔣介石的特務們，常幫助地主。這種用恐怖的政治手段來進行敲詐，有時數量是極其驚人的。

農民被抓去，有時他們的妻子也被抓去，要付很高的贖款才放他們出來。他們被捕的藉口總是說與八路軍有關係。到底他們有沒有關係，實際上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給錢的能力。

當我在安陽縣中一村一村走過去時，每天總聽到新的慘事，對於這反清算，我的感到驚駭已有點成爲家常便飯了。到底要搞到甚麼地步爲止？人民絲毫沒有安全。

一個人從不知道他在甚麼時候會被拉去當兵。不但附近蔣介石的第四十軍要拉，而且還

鄉團也要拉。一天晚上，我正在無人地帶的一個村子中，九個嚇得魂不附體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屬逃到我們這邊來。他們氣喘喘地說，他們村裏的村長召開了一個會，宣稱國民黨要九名壯丁。大家都站起來要走，但發覺被地主的武裝衛兵包圍了。沒有人肯志願去，結果抽籤抽出了九個人。這九個人沒等天黑，就帶了他們的家屬逃到了山裏。

另一次，我與副縣長正在國民黨區域的邊界上，一個學生逃到了我們這一邊。他在復活節假期中乘火車離開南京，想到華北他家裏去。在安陽站上，他被徵兵官拉了去，強迫他做當地團裏的書記。他只幹了一天，晚上就逃走了。翻過了山到我們這裏來。

有一次在火線後面旅行時，我遇到過一個村子，那裏除了兒童，沒有一個男子是在四十歲以下的。原來還鄉團某一天叫這村裏所有的青年去築防禦工事，他們帶了鋤鐵鍬子走了。在離村不遠的地方，他們突然被武裝兵士圍起來，縛了雙手，裝在車裏送到了安陽。

結果，從山那邊到我們這裏來的農民有許多是自己弄成殘廢的，割掉自己的手指，叫妻子剗去他們的眼珠。就是他們，也不一定能避免被拉，因為拉壯丁的人不但要窮人，也拉跛子、拐腳、瞎子、生瘤的人。

在恐怖、橫徵暴斂、貪污勒索之下，安陽的經濟與整個民生降到了低於維持生活的水準，這是預料得到的。地主與蔣介石的軍官貪得無厭，所到之處，廬舍成墟。

雖然共產黨的土地「清算」有時是相當猛烈的，但結果總是改善了經濟，然而在國民黨與地主的反清算之後，人民除了拿起武器之外，已無活命的途徑。經過了這些活埋與殺人，

國民黨軍隊來時沒有老百姓敢留着了。地主們兇暴毒辣的故事像野火那樣，從一村傳到另一村，所以一看到蔣軍，所有積極參加村中事務的男人女人馬上都逃光了。

當八路軍撤出安陽縣的大部分地區時，集在縣境西部的一些幹部無法發動游擊戰，然而在國民黨軍隊到達幾個月之後，游擊戰所進行的規模，抗戰時的任何游擊戰與之相比，都如小巫見了大巫，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殺害使得逃到山裏的人要設法報仇。勒索、捐稅、敲詐使另外的人要設法活下去。還有人爲了避免被拉壯丁而逃走。同時，山裏人看到了下面山脚下鄰人的遭遇後，組織了自己的民兵隊以作預防。

這樣，一方面是甚麼都失去了的人，他們堅決地要求復仇；另一方面，人們害怕失去他們還保有着的寶貴的東西，他們知道，除了武裝起來之外，並無保有這些東西的其他辦法。他們最後不得不爲生死存亡而戰，在這基礎上，他們離開了家庭、猛烈地開始進行一個人民的戰爭。

二七·親兄弟也要拚個你死我活

當我到達安陽時，反抗地主和國民黨的農民起義已勢成燎原，每個起來自衛的村莊當然要設法使鄰村也來搞自衛。這樣，在外圍成立了新的自衛隊，各村不久就懂得要合作，要患難相救，爲了要對抗人所共憎的土匪、地主、甚至蔣介石的兵士而並肩作戰。然而在那些起義的村子外面，緊緊包圍着一道武器的鋼圈——這些武器有許多是美國造的。命運的陰影像

烙印那樣跟着人，地主與佃農拚，土匪與農民拚，有時親兄弟也要拚個你死我活。

晚上，我常坐在農民中間，聽他們訴說他們村中的事，這些事情大部分是極殘酷的，說的人平淡地平鋪直述，不能活生生地表達出來，然而這些事總是相當慘的。有一件事在我眼中縈繞，使我念念不忘，那是關於兩兄弟處在敵對地位互相拚命的事。

這兩兄弟的父親是一個姓王的石匠，住在水冶鎮的東角上。他們陋屋的門朝着鄉下，附近就是通到安陽城的公路。東面是一連串陡峭的峽谷，慢慢降為平原，西面，太行山脈聳立着。

兩兄弟在這環境中一起長大。然而他們兩個人個性完全不同，鄰居們說他們簡直不像是個娘生的。哥哥東志是一個勤懇的人，二十五歲，四方臉，大眼，大鼻子。他穩重勤勉，在一家香煙廠中努力工作，以養他的妻子，他非常愛他妻子。

雖然他長子為人很好，然而王石匠却喜歡他的幼子——西志。西志是個二流子。他賭錢、喝酒、整天和妓女胡混。他受土匪地主高正江的指揮，綁人勒贖，偷東西，搶土地。他搞到錢後，就帶點東西送給他父母，所以他父母說他是個孝子。

西志和他母親特別親近，因為他們兩人都相信菩薩。每月初一十五，母子倆總在泥菩薩面前燒香。東志從來不參加這種膜拜，因為他討厭他弟弟，因也憎恨任何會聽他弟弟話的神祇。

兩兄弟經常吵架。東志不贊成他弟弟那種鬼鬼祟祟的曖昧事，也不贊成地主們的暴行，

他們在日軍佔領期間殺害了很多。東志無法忍受這種可怕的生活，逃到了山裏，八路軍替在那裏的一家香煙廠裏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為他是水冶鎮人，所以做了人民武委會的委員。正在日軍投降之前，他領導游擊隊回到水冶去，在進攻時甚至把手榴彈一直投到了鎮上。他進鎮時，他弟弟和地主及土匪們一起走了。

水冶解放後，東志參加了民兵隊，後來當選為水冶東門區民兵隊的隊長。在鬥爭留下不走的地主時，他要他們把所有的武器都繳出來。他從自己叔叔那裏繳來四枝步槍，以表示他決心，他叔叔勾結土匪，買賣槍械。

東志的堅決使他們的鄰居們大為驚訝。他們問道：「你弟弟是高正江的人。你怎麼敢鬥爭？」

「沒有關係，」東志說，「我是為正義而鬥爭。」

在每次鬥爭中，每次訴苦大會中，每個減租運動中，東志總是帶頭。然而他總是要做得公正。他要使人民感動，他說：「共產黨要咱們有民主。咱們搞清算時，必須搞得合理。災荒時地主拿去咱們的土地房屋，使咱們無法生活，但咱們不能這樣，咱們要使每個人都能生活。」

本來，東志的親戚和母親都認為兩個兒子中弟弟較好，因為他送東西給他們。但現在，由於清算的結果，家裏得到了一些糧食，他們開始覺得大兒子是一個能幹的人了。

正在那時，國民黨軍隊開到水冶鎮上來了。高正江，還鄉團和西志都和他們回來。父母